

武玉明 ◎ 著



文化转型中的文学重构

鲍里斯·阿库宁小说创作研究

*Literary Reconstruction in the Cultural Transition:
A Study on Boris Akunin's Novel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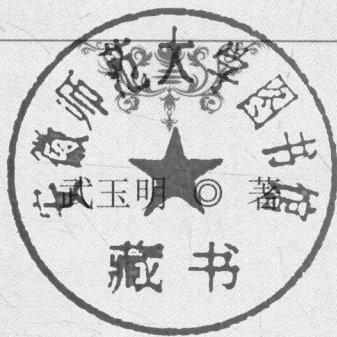
本书得到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3DWXJ12）的资助



文化转型中的文学重构

鲍里斯·阿库宁小说创作研究

*Literary Reconstruction in the Cultural Transition:
A Study on Boris Akunin's Novel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转型中的文学重构: 鲍里斯·阿库宁小说创作研究/武玉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 - 7 - 5161 - 7515 - 6

I. ①文… II. ①武… III. ①阿库宁—小说研究 IV. ①I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801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侯苗苗
责任编辑 刘晓红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309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1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概况	7
一 俄罗斯国内研究概况	7
二 俄罗斯境外研究概况	16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21
第四节 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	23
第一章 文化转型与文学多元：阿库宁小说创作的历史语境	25
第一节 世纪之交俄罗斯的文化转型	25
一 进入转型期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化	26
二 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对接受主体的影响	29
第二节 世纪之交俄罗斯的文学概貌	33
一 文学多元格局的形成	33
二 新时期文学的危机	37
三 当代俄罗斯大众文学的勃兴	41
第二章 文学的重构：阿库宁的文学创作	50
第一节 多体裁写作实验：阿库宁的创作道路	50
第二节 “中间体裁”：当代文化与文学语境中的阿库宁创作	56
一 文化转型的合法产物：文化的视角	56
二 超越雅俗的文学对话：文学的视角	66
第三节 继承与再构：文学史视野中的阿库宁创作	72

一	阿库宁与侦探小说	74
二	阿库宁与传统文学	89
第三章	审美的狂欢：阿库宁小说的狂欢化构型	107
第一节	审美狂欢语境的形成	108
一	转型期的文化狂欢	108
二	转型期的审美狂欢	114
第二节	互文性：文本间的狂欢化建构	119
第三节	“脱冕仪式”：文本内的狂欢化建构	135
第四节	杂体性：体裁形式的狂欢化特征	145
第五节	对话性：思想结构的狂欢化形式	150
第四章	危机中的救赎：阿库宁小说的思想意蕴	160
第一节	爱将拯救世界：一种超越人性危机的努力	162
一	人性的危机	163
二	爱将拯救世界	175
第二节	帝国之后的自我装扮：一种克服社会危机的尝试	184
一	社会的危机	185
二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	189
三	帝国之后的文学自我装扮	192
第三节	危机时代的“英雄”：一种大众自我塑造的范式	207
第五章	文学游戏与历史仿像：阿库宁诗学的矛盾性建构	219
第一节	文学游戏：阿库宁小说创作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特征	220
一	解构经典：阿库宁互文游戏的基本图式	221
二	超越雅俗：阿库宁互文游戏的多元开放架构	226
三	融合审美：阿库宁的小说创作与后现代 文化意识的契合	232
第二节	历史仿像与主体建构：阿库宁小说创作的 新历史主义倾向	235
一	历史仿像：阿库宁历史叙事的文本性	237
二	历史对话：阿库宁小说文本的历史性	246

三 主体建构：阿库宁历史叙事的文化动因·····	254
结 语·····	262
参考文献·····	269
附 录·····	283
后 记·····	286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巨大而全面的，它直接导致了俄罗斯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更迭，并由此引发了急遽的文化转型。主流文化的失范终结了封闭的单极文化结构，解除了束缚文化发展的意识形态镣铐，这使得 1990 年代以降的俄罗斯文化呈现出明显的由一元到多元、从精英到大众的发展态势。在这个以多元化为特征的文化体系内，大众文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最强音，改变了俄罗斯文化几百年来的思想性传统，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文化转型直接影响到俄罗斯文学的发展面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经历了一场根本性的蜕变，审美观念和创作风格的多元化渐成趋势，直接导致了文学社会功能的转变、作家角色的变迁和读者类型的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流派。在经历了剧烈的震荡之后，俄罗斯文学呈现出一幅迥异于前的生态图景，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大众文学的崛起。这一现象的产生既与文化转型有着直接关系，又是文化全球化的间接结果。一方面，在大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共谋之下，曾处于社会精神生活中心的俄罗斯文学被迫降格为大众交际的渠道之一，开始了之后持续的边缘化过程。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的钳制下脱身的文学同时也失去了国家的庇护，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并没有带给文学真正的自由；恰恰相反，文学被扔向由供需杠杆操纵的市场，并由此激发了文学的商业化进程。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大众文化产品“如尼亚加拉大瀑布一

样”^①涌入俄罗斯图书市场，成了本土大众文学诞生的催化剂。在多种合力的作用下，俄罗斯大众文学迅速崛起并占领了文学的显要位置。然而，大众文学并不满足于填补文学空间的处女地，它无时不在觊觎素以“精英”自居的严肃文学的王位。仅就发行量来看，它这一企图已然得逞。据俄罗斯《书评报》对2006年上半年图书发行量的统计，在排行榜上遥遥领先的前八位作家都是写作大众小说的作家。^②在当今俄罗斯文学生活中，大众文学正以其不可遏制的生命力改变着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意识结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众文学长期以来不被文学理论界和评论界所重视，得不到应有的研究。苏联时期的文艺批评界主要从意识形态立场批判西方的大众文学，而很少关注其产生机制及社会文化功能^③，在当时的研究文献中，苏联的文化被描述为迥异于西方大众文化的文化形态，研究者常常为苏联文学的非商业性和高度意识形态性而沾沾自喜。后苏联时期，面对图书市场上铺天盖地蜂拥而起的通俗读物，很多学者表示了深刻的担忧，他们认为大众文学冲击了严肃文学，影响了俄罗斯文学艺术的正常发展^④。俄罗斯著名文学评论家弗·邦达连科曾表示，“一般说来，他们（指大众文学作家——作者注）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作家，但他们的确具有某种才能。尽管我对马里尼娜、阿库宁持否定态度，我还是很肯定他们的才华的。而其他一些人的东西，则根本就不是文学”。^⑤如上看法基本上代表了精英文化阵营对大众文学的蔑视，同时又不乏惋惜的态度。针对这种研究态度，文学社会学家雷特布拉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国内文艺学家完全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尔加科夫和阿赫玛托娃吸引住了，而那些被大多数人所阅读的东西，则被认为是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研究的“低级读物”。这种学术上

① Чупринин С.,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егодня: Жизнь по Понятиям*, М.: Время, 2007, С. 295.

② 任光宣：《当今俄罗斯大众文学谈片》，《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1期。

③ 可参阅 Кузнецов М.,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Антилитератур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для Масс и 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Знание, 1975; Дымшица А., *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Кризис Буржуаз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Запада*, М.: Наука, 1974.

④ 李毓榛：《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页。

⑤ 任光宣：《当今俄罗斯大众文学谈片》，《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1期。

的“假斯文”引发了一些纯粹性的争论：普希金在某地是否打过喷嚏，在出版其诗歌之时是否应该打上逗号。而那些印行了千百万册、引起了当代读者的争论、迎合了他们的智性和审美需求的书籍，却仍然处于研究视野之外。^①

在我们看来，雷特布拉特对当前俄罗斯文学研究中厚此薄彼现象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大众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文化事实。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共存与互通构成了当下俄罗斯文学进程的全貌，文学的多层次性也早已得到众多文学研究者的承认。^②在这样的语境下，漠视对大众文学的研究，将无助于深入理解当前俄罗斯复杂多元的文化与文学。如何认识这一复杂多面的文学现象，已是目前文学研究中的迫切问题。正如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玛丽亚·切尔尼亚克所指出的，当前的文学形势要求对大众文学进行严肃而深入的研究：

在今日文学中显在的复调性，随处可见的、摆着光艳出版物的书摊，在地铁里捧读罗布斯基、顿佐娃、阿库宁、卢基扬年科、玛纳耶夫及布什科夫作品的人们，各种各样的文学上的故弄玄虚，人们关于某个流行名字背后的真面目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毫无疑问地要求对大众文学在当代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作出解答。^③

综观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文坛，我们可以发现，大众文学的体裁样式、题材范围、艺术风格和价值层次极其丰富而驳杂，同时，它又绝非在封闭的状态下自行其道，而是始终与精英文学处于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之中，并通过这种互动关系内在地影响着后苏联文学的嬗变进程和风格。

^① Рейтблат А., “Русский Извод Масс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епрочитанная Страница”, НЛО, № 77, 2006, с. 405.

^②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维·什克洛夫斯基、维·日尔蒙斯基和尤·洛特曼等文艺学家就试图从理论上对大众文学和总体文学的关系做出宏观阐释，他们或从文学史的角度，或从文学社会学的视角对大众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和价值意义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③ Черняк 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Проза ХІІ века: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Итоги Перв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СПб. М.: САГА: ФОРУМ, 2009, с. 9 – 10.

貌趋势。因此，要研究如此复杂的一种文学现象，对于一本书来讲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只能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切入，从个体创作的角度来窥知时代文学的庐山真面目，进而对大众文学在当代文化和文学进程中的位置和功能等问题作出客观的回答。循着这一思路，在对近二十年来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进行仔细甄别之后，畅销书作者鲍里斯·阿库宁（Борис Акунин，1956—）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由于历史机缘巧合，他的文学创作恰好始于本国大众文学勃兴之际，并伴随着后者一起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之境，成为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进程最富特色的大众文化现象之一。这种共生共荣的关系使阿库宁的创作成为阐释当代俄罗斯大众文学发展的最佳注脚。此外，我们之所以选取阿库宁作为研究对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创作具有明显的间性特征，是联系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的一个中间环节。阿库宁的小说和戏剧创作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并非孤立的个案，它实际上折射了后苏联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嬗变重构历程，其作品在审美品格上的复杂性是对社会审美分化和文化话语多元化的艺术反映。鉴于这种深刻的内在关联，将阿库宁的创作纳入文化视野中进行整体研究，将有助于深入透视当前俄罗斯文学进程中某些诗学问题的美学探索，进而探析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演化的动力学机制（文化与文学的关联与互动、文学内部的越界与重构）、辨明俄罗斯文学的历史走向和发展趋势。

历史地来看，阿库宁历史侦探小说的出现既是读者阅读取向转变的结果，也是时代精神在文学中的映射。文学从政治的剥离彻底解放了人们自发的阅读诉求，早就厌倦了宏大政治叙事的普通读者对专注于日常生活叙事的大众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各类通俗题材的作品，如侦探小说、历史小说、幻想小说、言情小说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挤满了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图书市场。这些作品在给读者带来感性娱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文学格调的低俗和文学价值的低下。反观大众文化初兴之时的流行小说，可谓是水准参差、良莠不齐，其中多为充斥着性与暴力描写的下乘之作。深受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熏陶的读者很快就腻厌了这些小说的肤浅，进而表现出对传统文学主题和正面主人公的怀念。阿库宁的小说创作就是对这种阅读转向的反映，它在保留侦探小说趣味性的同时，又借鉴了严肃文学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满足了大众读者对“真正文学”的想象和需求。

就整个时代背景来看，在 20 世纪末的俄罗斯，列·托尔斯泰描述的

“一切都翻了个个儿，一切都刚刚重新开始”的历史情境再次重现。在剔除了苏联意识形态之后，传统价值体系的大厦在世纪末的文化危机中轰然倒塌，但在扑面而来的西方文化面前，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俄罗斯又表现出自发的怀疑。丧失了共同理想的俄罗斯民族徘徊在选择的两难之中。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和高涨，人们观察现实的视角越来越多元化、零散化，苏联官方文化界曾刻意追求的“统一文化”的理想变成了遥不可及的神话。新旧世界秩序的断裂所造成的文化焦虑，使得碎片性与拼贴性成为最主要的时代表征。作为一个洞幽察微的同时代人，阿库宁以其敏锐的心灵体验并传达了这种世界感受，其小说中显在的历史断裂感、俯拾皆是的互文、历史与现实的相互阐释，都是对时代精神和时代情绪的艺术反映。

阿库宁的创作不单纯是一个大众文化现象，它实际上也是俄罗斯文学在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寻求摆脱危机的一种表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会转型和文化大众化的加剧使得文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观念的革新势在必行。著名作家和批评家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在《追悼苏联文学》^①一文中提出，接替苏联文学的将是以美学任务取代真理探索的“新文学”。正如20世纪初曾经发生过的那样，为了“复活”文学，世纪之交的文艺创作界再一次转向边缘文学地带和民间创作领域。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阿库宁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应被视为文学为克服自身危机而进行的一种尝试。恰似卡达耶夫、阿·托尔斯泰、莎吉娘、什克洛夫斯基等人对历险小说体裁的眷顾，在阿库宁那里也存在着美学探索的自觉，他试图利用侦探小说的情节张力和叙事优势来疗治文学因长期依附于社会、哲学、思想等外部力量而感染的积病沉疴，把它从“婢女”的地位中解救出来，使之重新成为具体可感的审美形式。在一次访谈中，阿库宁明确指出自己的创作主旨之一就是“为情节平反”：

大众文学采用非常简单原始的素材，非常粗糙的原料。正因如此，才出现了无穷无尽多样变化的可能性。……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尝试为在20世纪完全被压抑在形式和反映（рефлексия）之下的情节进行平反。^②

① Ерофеев В., “Поминки по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990 - 07 - 04.

② Черняк М., *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М.: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7, с. 196.

与索尔仁尼琴、拉斯普京等一批以思想探索为己任的当代严肃文学作家不同，阿库宁不再以寻求真理的智者和道德训诫的导师形象出现，在他那里，所谓的终极真理往往简单地呈现为善与恶、罪与罚的对立，其小说所欲确立的往往是已在社会意识中得到确认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意识。他的小说文本是不同的审美材料的排列重组，而他的写作目的也不外乎是让读者在简单化、模式化的阅读过程中得到审美愉悦和认知满足。这样一来，文学又返回了其本初的“游戏”状态。不可否认的是，阿库宁的美学探索仅止于大众读者可接受的层面，而非叶罗菲耶夫意义上的“新文学”；但同样也不容否认的是，这种探索至少为“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一条思路。以阿库宁为代表的大众文学的勃兴对俄罗斯文学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文学的死亡，抑或是在大众文化时代的涅槃再生？这个问题也许只有留待时间做出最后的解答。而现在俄罗斯文学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面对日益逼近文学生活中心的大众文学，是固步自封，还是积极求变求新？从后一个问题的角度来讲，我们完全有理由将阿库宁的创作视为对当前俄罗斯文学进程中某些问题与探索的折射，因而是“20 世纪末文学中的一个症候现象”。^①

阿库宁的创作鲜明地反映了目前俄罗斯文学进程中雅俗相融的趋势。大众文学与严肃文学在整体文学架构中的对话导致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日益加剧，“在今天，大众文学和高雅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已被看成在后现代状况下自然而然、无可争议的特征”。^② 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稍加审视我们就会发现，某些大众小说作家如玛丽尼娜、卢基扬年科、尤兹法维奇等人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一些严肃文学作家如佩列文的作品中，也吸收了大众文学的审美因素。阿库宁便是这种趋势的鲜明代表。纵观阿库宁的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他在遵循古典侦探小说的基本范式进行写作的同时，在情节建构、题材范围、语言风格方面大胆突破体裁囿限，表现出创新性的诗学追求。就题材范围而言，阿库宁的创作无疑是一个大众文学现象，他本人也曾表示自己没有跻身于严肃作家的野心，但是在他的小说中，引人入胜的不仅是构思巧妙的侦探故事，还有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刻画、对 19 世纪俄国风习的工笔素描、在文本语言层面几近完美的

① Черняк М., *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М.: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с. 190.

② Амусин М. “... Чем Сердце Успокоится”,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 3, 2009, с. 8.

风格模拟,以及对当代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的文学化。所有这一切赋予他的作品以明显的审美多重性。侦探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多体裁因素巧妙而有机地融合在他的小说中,形成了兼收并蓄的开放风格,从而能够迎合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品位,这一点保障了其作品在接受上的广谱性。换言之,阿库宁的小说并非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学,而是大众文学与严肃文学对话的产物:这些作品既吸收了严肃文学的题材、手法等因素,又秉持了大众文学的基本创作原则,形成了一种“复合型艺术文本”(поли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текст),被认为是突破文化等级和文本疆界对文学进行重构的典型范例。

综上所述,阿库宁的创作既是时代文化发展的必然,又与当代文学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体现了大众文学的共性特征,又不乏作家的个性风格。对阿库宁创作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入理解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大众文学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揭示文学与文化的关联与互动,为探讨20—21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嬗变提供新的研究视野,为理解当代文学观念和社会意识的变迁提供一条新思路。这就是本书之所以选择阿库宁的小说为研究对象的初衷之所在。然而,我们选取阿库宁的创作作为研究客体,并非是将其作为单纯的图解大众文学的手段;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只有从大众文学的当代视角切入,才有可能真正揭示出阿库宁的创作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在本书的研究视野中,以上两者之间是互为阐释的关系。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概况

一 俄罗斯国内研究概况

在俄罗斯传统批评视野中,大众文学常常被置于严肃文学或曰精英文学的对立面,一直备受文学家们的责难与嘲讽。梅列日科夫斯基曾经轻蔑地写道,“这些小小的庸俗出版物具有低级生物的可怕的繁殖力”,在它们身上可以找到“所有疾病、所有缺陷、所有道德腐化的胚胎”。^① 科尔

^①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 Эстетика и. Критика (том 1), цитата по: Черняк М., *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М.: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7, с. 67.

涅伊·楚科夫斯基则讽刺性地将大众读者喻为尚未教化的“文化野人”、“小头人”（микроцефал），在他看来，正是这些“文化野人”决定了社会的阅读品位，这位著名的批评家因此发出了“我们拥有很多有才能的作家，但我们已经没有了文学”^①的慨叹。与这种传统观念形成对峙之势的是20世纪初形式主义学派的批评活动。迪尼亚诺夫和什克洛夫斯基等人将大众文学置于文学本体和文学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从文学手法和文学演变的角度肯定了大众文学存在的合法性。^②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形式主义的失势和大众文学的遭禁，他们微弱的声音很快就被湮没在苏联批评界声势浩大的讨伐声中。20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意识形态化和国家化，大众文学更是处于千夫所指的地位。著名文艺理论家米·库兹涅佐夫教授在其写作于1975年的《文学与反文学》^③一书中提出，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是在性质上与苏联民间文学和高雅文学根本不同的“反文学”。这种论调在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大众文学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危机》^④（1974）一书中也得到了反映，并被接受为正统官方观点，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影响了人们对大众文学的认识。

这种批评传统的历史惯性一直持续至今。尽管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艺学界一度表现出了对大众文学进行理论把握的努力^⑤，并出现了具有理论系统性和批评体系化的研究成果^⑥，一些有影响力的文学史著作也列专

① Чуковский К., Нат Пинкертон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http://www.chukfamily.ru/Kornei/Prosa/Pinkerton>) .

② 其中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迪尼亚诺夫的《关于文学演变》（1927），什克洛夫斯基的《马特维·科马罗夫：莫斯科市居民》（1929），《神秘小说》（1929），《丘尔科夫与列夫申》（1933）等。

③ Кузнецов М.,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Антилитератур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для Масс и 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Знание, 1975.

④ Дымшица А., 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Кризис Буржуаз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Запада, М.: Наука, 1974.

⑤ 主要成果有：Спец. выпуск о масс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НЛО, №.22, 1996; Лотман Ю., 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ак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ая проблема (<http://www.ad-marginem.ru/article18>); Гудков Л. и др.,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Общество: Введение в Социологию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Российск. гос. гуманит. ун-т, 1998; Хализев В., 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2004.

⑥ Черняк М., 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М.: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7.

章介绍了当代俄罗斯大众文学的发展态势^①，但是，大众文学研究的价值和必要性仍然是一个存在普遍争议的问题。这样的文学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界对阿库宁的文学创作进行全面、深刻的认知。虽然这位颇具争议的作家取得了罕见的商业成就，也曾凭借小说《加冕典礼，或最后一部小说》荣膺2000年度“反布克奖”，并以小说家、剧作家、随笔作家和翻译家的身份入选《20世纪俄罗斯文学词典》^②，但到目前为止，在俄罗斯国内和国外尚无一部阿库宁研究专著出版。关于阿库宁作品的评论经常散见于各类报刊以及为数不多的几部学术著作，然而充漫文间的主观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减损了这些不无智慧火花的批评论文的学术价值。应当指出，在俄罗斯，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阿库宁的创作在文学史和当代文学进程中的作用与价值，更没有将他作为一个风格独特的小说家来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

就目前的研究资料来看，俄罗斯国内批评界对阿库宁的研究主要沿着以下三个向度展开：一是对阿库宁创作的定位问题即其文化身份问题；二是其文学创作所表现出来的总体艺术特征；三是对其代表作的文本分析。

就文化身份和创作风格而言，阿库宁大概是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最具争议的作家。批评者有之，赞美甚至神化者亦有之。批评者主要是一些来自传统文学阵营的作家和批评家，他们对阿库宁的小说表现得不屑一顾，认为这“根本就不是文学”，充其量只不过是“语言商品”。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弗·邦达连科的立场具有代表性。就在《加冕典礼，或最后一部小说》获颁反布克奖之后不久，这位倾向于传统派的批评家在其主编的《明天报》上发文对这一文学事件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在他看来，这是“整个当代文化的耻辱”：

鲍里斯·阿库宁不是艺术家，他不是遵循艺术法则，而是按照商业规律生存。他不是在做书，而是编制商业方案。不管如何，这是他的事业。然而，他被隆重地迎进严肃文学，首先是

① Гордович К.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онца XX Века*, СПб.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ин-т печати, 2003; Черняк М. ,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 Форум, 2004. Тимина С. ,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онца XX -Начала XXI Века*, М. : Академия, 2011.

② Скатова Н. (ред.),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Прозаики, Поэты, Драматурги. Словарь*, М. : Олма-пресс инвест, 2005, с. 37 - 40.

《新世界》杂志，而后是反布克奖评委，这就反映了本土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全面危机。^①

邦达连科将阿库宁的创作斥为“商业方案”，按照其观点，阿库宁不是作家而是商人，他只是在经营自己的“事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其作品的艺术属性。这其实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人的批评观念在当代文坛的回声。客观地讲，其中也包含着合理的成分。但邦达连科同时又将阿库宁与自由主义阵营联系在一起，这就使他的如上判断显得较为可疑。毫无疑问，在这里阿库宁或多或少地成了自由派和传统派两大文学阵营斗争的牺牲品。

与以上的观点截然相反，著名作家和批评家德·贝科夫不仅认可阿库宁的创作，他甚至将这位颇有争议的作家抬高到“最后一个俄国经典作家”^②的神坛上。贝科夫提出，阿库宁是“第一个尝试将俄罗斯文学经典解冻的人”^③，是莉吉雅·金兹堡早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他的创作“不仅是文学，更是妙趣横生的文艺学”^④，在他的小说中，真正的侦探不是凡多林而是阿库宁本人，因为正是后者在俄罗斯历史的深渊中找寻那些命运攸关的问题的答案。在贝科夫看来，阿库宁的创作既是对文学传统的“真正继承”，又是对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关怀，是真正的俄罗斯文学。

对当代俄罗斯文学深有研究的文学史家马克·利波韦茨基则不认为阿库宁遵循的是现实主义范式。他把阿库宁的创作视为一种后现代现象，认为这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大众化”的一个鲜明例证。在利波韦茨基看来，阿库宁利用侦探小说体裁“不仅在情节中，而且在读者意识中”展示了那些陈规定见（譬如，关于犹太革命者，关于神圣的俄国君主制）的不可靠性^⑤，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独具的怀疑和解构视角。与利波韦茨基类似，列夫·达尼尔金在阿库宁的《阿喀琉斯之死》中发现了荷马和乔伊斯创作的痕迹，他因此将阿库宁视为进行“多层次写作”的当代后现代主义者。^⑥ 一直关注俄罗斯文学动态的批评家娜·伊万诺娃认为，后

① Бодаренко В., “Акунинщина” *Завтра*, 2001 - 1 - 23 (4).

② Быков Д., *Блуд Труда: Эссе*, СПб.: Лимбус Пресс, 2007, с. 80.

③ Там же, с. 89.

④ Там же, с. 82.

⑤ Липовецкий Марк, “ПМС”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сегодня) *Знамя*, № 5, 2002.

⑥ Данилкин Л., “Убит по Собственному Желанию”, Акунин Б., *Особенные поручения*, М.: Захаров, 2000, с. 314.

现代主义文学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生成了一种新的样态，即被掏空了思想容量、专以戏拟经典文学为基本写作技法的“俄罗斯艺术”（русс-арт）。在伊万诺娃看来，阿库宁及其“凡多林系列”侦探小说是“俄罗斯艺术”潮流中出现的第一个“文学后现代主义方案”。^①

批评家安德烈·兰钦则对阿库宁创作的后现代主义定位提出了质疑。他对阿库宁创作的“间性”特征作出了详尽的分析。他指出，因为复杂的用典（аллюзия）和互文性联系，对同一个读者而言，阿库宁的小说“仿佛”既属于严肃艺术又属于大众艺术。但这只是“仿佛”而已，从艺术手法来看，阿库宁的创作与后现代艺术迥然相异，所以批评家最终的结论是：阿库宁的创作是有着高度游戏技巧的大众艺术^②，亦即大众文学。

相比而言，切尔尼亚克对阿库宁的界定似乎较为客观。她先将当下俄罗斯文学划分为三个层面：严肃文学、大众文学以及作为“中间地带”的消遣文学^③，然后她又将阿库宁的创作划属消遣文学，并研究分析了阿库宁诗学当中的一些重要问题。^④ 这位女批评家认为，阿库宁的文学作品最吸引读者和批评家的地方就在于他突破了体裁界限，向读者提供了文学

① Иванова Н., “Жизнь и Смерть Симулякра в России”,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No. 8, 2000. (<http://magazines.russ.ru/druzhba/2000/8/ivanova-pr.html>)

② Ранчин А. “Романы Б. Акунина и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Традиция”, *НЛО*, No. 67, 2004. (<http://magazines.russ.ru/nlo/2004/67/ran14.html>)

③ 俄语原文为“беллетристика”，这是一个多义文学术语，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曾先后用于以下几种不同的语义：（1）19世纪初，这个词意指雅致文学（изящн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源自法语 belles lettres），是对诗体和散文体文学作品的泛称，该词义今天已很少使用；（2）在19世纪，也有批评家用这个词来指称叙事性散文作品，以区别于其他两大文学样式即诗歌和戏剧；（3）在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活动中，该词专指面向下层读者的畅销小说。这一用法被20世纪初的文学评论家们所接受，用来指称那些缺乏艺术创新、以模仿高雅文学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文学作品，这个含义接近于我们今天使用的“大众文学”一词；（4）作为当代文学批评中频繁使用的一个词，беллетристика 特指介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的“中间文学”（миддл-литература），这类作品缺乏宏大的叙事规模和明显的艺术独创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人的精神探索和时代思潮，一般翻译为“消遣文学”，以区别于专以模仿为批量化生产手段的大众文学。消遣文学往往诉诸公认的精神和道德价值，抬高一些永恒问题（如爱与恨、善与恶、家庭、友谊、信仰等）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文本会逐渐丧失其现实性，并淡出读者的视野。（可参阅 Черняк М., *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140—141；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180页）也有人将消遣文学归入大众文学，或认为二者是等同的。（可参阅 *Совет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гл. ред. А. М. Прохоров，М.: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1985. с. 122.）切尔尼亚克是在第四种意义上使用该术语。

④ Черняк М., *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М.: Флинта. Наука，2007，с. 190—203.